

諸儒鳴道

七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七

二程先生語九

同上篇

與人為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注一本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  
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人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眾兼眾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 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美鸞刀須用誠相副

程語九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

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

之矣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



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眾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  
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為東以  
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程語九

二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

可私應一林無私字別有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應天下為難

保民而王不為之保城郭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扶持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歛張固有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于中間處之得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

不起

陳世先生所謂高者却是山  
陳先生大分守不足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  
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襟子何不可若有為果子係在地上便不是  
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程語九

三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  
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  
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游騎大遠則却歸不得

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可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即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病昏不為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况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二程先生語九

程語九

四

同上篇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于此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作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有大小次第  
靈公問陣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  
人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泣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於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

程語

五

大者遠者非是 傳其小近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為是

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食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

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

易已所知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諭

九夷浮海之類作示之人

堯曰予小子履字湯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于義恭近于禮也恭近于義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以親近于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笑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程語九

六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者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以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七

程語九

七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八

二程語錄

二程先生語十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之後本在知端伯傳師說

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于此

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  
旋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  
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有

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  
唯此為盡要之不出于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

程語一

一

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  
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  
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  
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  
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  
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况于盡  
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  
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

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于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故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世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程語十

二

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于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辨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

過孔子而不能裁度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于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于有為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中人以下者終于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于齊國故可一變而至于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奧妙無窮當志之爾德

程語十

三

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于仁者凡所行必依著于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于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

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凡人  
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  
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

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

行方也見凡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圖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  
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程語一

四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  
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也皆其學  
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  
振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  
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  
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  
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

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遲失于麤俗聖人勉使為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

訥  
堯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堯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二程先生語十一

程語十

五

洛陽議論熙寧六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蘇明錄關中人也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凡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湏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湏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足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于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以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  
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  
有坳埵處不觀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  
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  
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  
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并處為并不能就成處或五十  
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  
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  
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

程語十

六

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  
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  
厚言百畝而徹言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  
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  
畝數率分之以家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  
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  
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  
能者則已願受一塵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  
民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  
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  
正叔言議法既大脩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  
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

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于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為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方拙

程語十

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厭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電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



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于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庶恥之道必斲言徒流杖數贖之以刑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為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程語十

八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耶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為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

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

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人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于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度五百人過江且斫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成此謬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為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程語十

九

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達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太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噍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是亦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子子厚却願耐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于死者之前至如慶禱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

程語十

十

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于老矣志力湏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于語默間耳正叔謂

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于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所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為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城墻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謂亦是失于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

程語二

上

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于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正叔謂洛俗恐難化于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闢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于今日之宮闕也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艱然至于伎術

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于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八

諸儒鳴道集卷第二十九

二程語錄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程語十一

一

餒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萬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

一之而兩之不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

程語十一

二

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無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

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程語二

三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

方也已博施而能濟眾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

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



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鑿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

告子此言

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

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

程語十一

四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美闢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

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

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大

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

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

聲氣名理形名理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妄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程語十一

五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禮云古之作者惟虞帝為不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高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日月星辰

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

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

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其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為是何自得

有之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周之文不悖從先進

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

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

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惟聖人

程語十一

六

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

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

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

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之告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

之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聩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聩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中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

程語十一

七

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

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

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觀其所由由所從察其所安志氣所安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無懼故

黜不如施舍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  
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能無懼而  
不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

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

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

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

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

程語十一

八

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

此豈可逸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

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志一有字則潰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

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

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

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者天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所韜也

眊眊其仁蓋言厚也

自誠而明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之也

程語一

九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

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程語一

十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好者也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因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

有所革

別一  
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

程語十一

十一

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綠衣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詆兮締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締綌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采芣則更和平婦人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其動也直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翕其動也

闢散發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程語一

二二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

程語二

十三

德之厚赤鳥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音皆可鼓也

食

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於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程語十一

十四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殞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殞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事而教之讓之類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志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主宰事而名易要玩索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程語上

十五

顏子屢空空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役聰明憶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已任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

理義體用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期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程語一

十六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中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要思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過高而未仁  
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

諸儒鳴道集卷第二十九

諸儒鳴道集卷第三十

二程語錄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程語十二

一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已守約是也

揚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為揚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二

三子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矣若知爲國以禮道理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矦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程語二

二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



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臯磬於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臯者有服也

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之害甚於揚墨

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揚墨之言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語十二

三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臯而誅之各止其所故也釋氏曰止安能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乎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  
自不足一作已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  
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箒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  
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  
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

程語十二

四

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  
有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己為人  
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  
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絕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絕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絕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程語十二

五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從天道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神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為一  
己之私是安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行異端造作大  
小大費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  
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



